

中文學科研究生赴美研究的潛在影響



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

Newsletter Quarterly

蔡玫姿
成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

選擇重要研究機構與指導教授是第一要務

2004年我通過國科會「千里馬計畫」，得以赴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 (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, UT Austin) 東亞語文學系與比較文學系進行短期研究。該年度僅三位人文學科博士生申請通過赴美。對我而言，這代表兩點意義：第一，從事人文學科研究終於也能如理工科目的研究者，有了視野開展的機會，過去我常聽說理工學科博士生跟著老師在異國實驗室作實驗，或是出國開年會見習，深感羨慕，卻鮮少聽聞人文學科學生有這樣的研究經歷；第二是中國語文學系的學生，除了赴大陸地區蒐集資料外，也能有另一種選擇。

透過進修，我得知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張誦聖教授，1994年在台灣清華大學客座後發表的兩則中文論文。我覺得視野廣闊，後來才理解這是國外中國文學研究必然的發展趨勢，因她開闊的研究視角與我理想像中的研究氣質相似，在毫無人脈背景，完全不認識張誦聖老師的狀況下，我直接寫了一封 mail 寄了計畫請求她同意，她很快就首肯，我們在 2003 年年底台灣的一次學術會議見面，後來證明我做了一次大膽而非常正確的選擇。

我非常高興能認識張誦聖老師，她是個相當大器，樂於分享交流的學者。溫暖好客的她，帶著我這種少根筋的魯莽學生去看電影、參與學校感恩節餐會，聆聽赴美大陸學者的講座、餐會，甚至探望在奧斯汀的女作家歐陽子，感覺像是一家人般親近，我相信她所作的幫助與接待已超過一般接待教授。

個人建議如果英語能力不夠好，不一定要找白人教授，我與當時同樣以此計畫出國的博士研究生，有兩位稍有連絡，他們找的均為知名的白人教授。很可惜因為交換學生定位不清，不若實驗室正職學生，如果學生不積極製造對話機會，很容易被忽略，只能零星參與簡單的研究，而這個問題在人文學科重對話與溝通的學習上更不可忽視。

海外研修，飲食方面剛去時自認適應良好，習慣每餐有可樂無熱湯，生菜沙拉就是正餐的飲食方式，後來也把可樂當豆漿喝。為了省錢，我搬了三個地方，從美金 300 元到 250 元左右，大多是別人暫時轉租給我的，有一段時間還住在他人的客廳，我覺得很棒，德州房價便宜，木造屋泳池又大。

競爭激烈，自我充實益發重要

不過，我認為最重要的是，養成過規律日子的習慣，不論天氣，早上九點已在圖書館坐定位子，直到夜間十一點返回宿舍。週日花半天上教堂與同儕團體敘舊，下午依舊到校，在空曠校園隨性閱讀。回國後，我覺得抗壓性強化不少，也更能專注自我的研究世界。

我去的學校全美排名五十名內，是非常便宜的公立名校。學生用功又和善。最棒的是該校跟市公車合作，我們訪問學生擁有同學生免費搭公車的權益，晚上我搭最後一班校車回外宿地方。校車上往往都是人，可以想見學生的用功。

自 2004 年 5 月 30 日迄 2005 年 1 月 30 日，我主要旁聽三門課程，分別是「性別社會學」（社會系所）、「現代中國的流行文化與高階文化」（亞洲研究系所）、「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」（德文系及比較文學系合開）。由於台灣的學術環境，往往各類理論風行一時，但缺乏歷史性的探源，及未能見到理論間的互生對話關係。其實我並不確定自己吸收多少，但剛回來那半年，聽到課堂上許多被認為是新穎的理論、重要的篇章，我在美國就看過這些書目或扼要聽過，突然自信心增強不少，也開始直接使用英文理解理論。

透過上課，亦認識一些亞洲研究學系、比較文學系、語言學系、教育系博士研究生。我和比較文學系一位同學針對「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」課程，舉行二人小型讀書會，約兩週討論一次。並參與語言學系同學的「語調」研究、口譯者（英翻中）的中文文法分析等小型研究，以旁觀者或測試者身分去了解西方學術規範下人文學科（人體實驗）的學術進行流程。

異地研修的影響

歷時八個月的研究工作，對日後求職與學術生涯的開展，扮演相當重要的轉機。我覺得有兩個正在發酵的潛在影響：我開始注意中文系與外文系邊界的研究項目。如民初中國作家的英文小說創作，近日以民初閩秀作家凌叔華的英文小說《古韻》為議題，參與師大英語系「亞洲與他者」學術會議。基於一種感同身受異地旅行書寫經驗的投射，開始搜羅異地書寫的中文作家。另一影響則來自與張誦聖老師對談時，產生對文學社會學研究方式的興趣。我相信，這兩點潛在幽微的影響正促發我完成更具質感的研究。